

几乎每年去巴黎,虽然每次居留时间不长,次数多了,总有些感受,例如巴黎人之于葡萄酒。法国是出产葡萄酒的大国,葡萄酒的名气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法国人通常只认自家的葡萄酒。巴黎出售葡萄酒的店铺之多,随处可见,无论是专门的酒铺还是超市,还有小店,都有葡萄酒出售。以超市为例,通常中型的超市,都有几排甚至十数排陈列葡萄酒的专柜,以各个地区(如波尔多、勃艮第)的各个酒庄分类,顾客通常都有自己的喜好,熟门熟路,自己所需要的酒在哪个酒柜,拿起酒瓶,稍看一下,或换个年份,拿起就走。

巴黎人的家中一般不存酒,因为买酒非常方便,上班族在下班回家途中,就便买一两瓶即可。周末或其他节假日,瓶前到街上,随时就能买到自己需要的酒。人们选择自己喜好的地区和酒庄,通常买十欧元左右的葡萄酒,当然也有更便宜和更高档的,所谓丰俭由人。专门的酒店和超市里的酒柜以红白葡萄酒为主,也有各种啤酒、香槟酒、其他果酒以及烈性酒如白兰地、威士忌等等,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和新世界(南非、澳洲、美洲)的各种酒

夏天若去北海道,不去富良野看花似乎说不过去。七月中下旬正是薰衣草季,看薰衣草,首选是富良野的富田农场。紫色本就神秘,薰衣草田又开阔,入眼让人如堕紫烟梦境。等回过神来,无论怎样摆弄相机,都无法还原那片紫色花海。这里的薰衣草不止一种,紫色也深浅不一。富田农场并非只是薰衣草的天下,农场里有片彩色花田,以紫色薰衣草为主,搭配白色满天星、粉色小町草、橘色加州罂粟橙和金色的麦子,带彩虹田从斜坡上倾泻而下,彩虹一般绚烂。

森林里的木栈道旁排列着一幢幢木头小屋,售卖万花筒、雪花形状的首饰、刻纸和鸟玩具这样不甚实用的商品,但既然在森林里,别致一点也对。沿着木栈道走到头是家咖啡馆,巨大的玻璃幕墙外就是林中野草和树木泛着白光的树干。咖啡师把咖啡豆舀入手磨的研磨器里,让客人自己将它磨碎,倒人大钵里让客人闻豆子的香气再手冲。那天,我点的蛋糕名为“落

1959年,当我高中毕业,看见新建的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招生的消息时,真是心花怒放,那时我年轻的心里已经在涌动着做演员的梦想,于是赶紧报考,结果很幸运,我被录取了。校舍就在西郊动物园的附近。为我们上课的老师大都是从上影演员剧团调来的老演员,有布加里、凌之浩、路明、孙铮、莫愁、林榛、张庆芬、王静安、梁明、傅惠珍等。

布加里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部队文工团任演员。她在电影《上饶集中营》中扮演的英勇不屈的女战士陈芝瑛和在《南征北战》中扮演的革命老区的农村大娘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凌之浩老师是唯一的男老师,他身材高大,形象气质俱佳。凌老师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上影的,1952年,他曾和冯喆、铁牛、孙道临等12位男演员赴朝慰问,在战火中接受淬炼。回国后,又同他的妻子沙莉以及布加里老师被选送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二年,由苏联专家授课,系统学习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体系。

我们的结业汇报演出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布加里、凌之浩老师胸有成竹。前辈艺术家赵丹、张瑞芳、卫禹平等都来观看演出,卫禹平老师还专门在报

类,顾客可以各取所需。

一次到女儿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晚餐,就是街头最普通的餐厅,门面不大,当然不是所谓米其林几星的著名饭店。坐下之后,侍应生拿来菜单牌和酒单。菜单上是一般的法国菜,无非前菜、汤、主菜、餐后的甜点。引起我兴趣的,是厚厚一本酒单,因为菜单只有几页,酒单却是一本,浏览一下,是法国各个地区、各个不同酒庄的红白葡萄酒,也有啤酒、一些外国酒和烈性酒。在家人讨论点什么菜的时候,我注意到侍应生会进入餐桌附近墙边的一个地下室,拿着酒上来,显然下面是酒窖。这个餐厅有十来张餐桌,每张餐桌可坐四人,是名副其实的小餐馆,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场所。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餐馆,其地下酒窖显然不小,因为放置各种酒窖肯定比地面的用餐部分大。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巴黎即使是一家小餐厅都有一个大酒窖,酒单的酒品远比菜单丰盛。或许这就是法国的酒文化,在日常的餐饮中,酒与菜肴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难怪有一次在和亲家聚餐的时候,谈起法国的酒,亲家说:“法国没有劣酒。”

富良野

戴蓉

雪”,瑞士卷上层的巧克力上撒着一点糖霜。

我遇到的富良野人也很有趣。房间里没有空调,旅馆的老板娘演示了一通电风扇的用法,见我一脸失望,立刻说明天给我换个房间。“那就有空调了吗?”“没有,但有更好的机器。”第二天傍晚回到旅馆,她告诉我不用换房,机器已经到位。打开房门,发现一台移动式冷风机轧轧开动,温度设置在18摄氏度。每天下午她都会提前帮我打开冷风机,泡澡的热水温度调得正好,这可是传统的日本丈夫才能享受的待遇。老太太把车开得飞快,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粗暴”。她带我去逛附近的二手商店,看中一个古朴的樱花木衣柜,爽快付了定金,店家问什么时候送货,她下巴一抬,“最近很忙,下个月吧”,姿态潇洒极了。

我住的旅馆附近有一家咖喱店,马路旁边的小

馆子,店名却相当气派,叫“唯我独尊”,汉字写成的招牌挂在店门口的树上。生意好得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有人在排队。旁边的餐馆相当幽默,起名叫“隔壁的独尊”,并且挂了一块小牌子,写着唯我独尊的客人请移步右边,大约是走错的人太多的缘故。这里的餐馆大都中午营业,五六点钟就关门,很明显的是有自己的生活要过的态度。有一天我问旅馆的老板娘有家汤咖喱店是否营业,她说:“今天是周末,又有烟花大会,老板说照应不过来,不开。”从未听说过旅游旺季嫌人多闭门谢客的饭店,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心里却大乐,自己开店就是要率性而为。另一家餐馆的装修很奇怪,室内墙壁是由大小不一的鹅卵石砌成的,墙上掏出洞穴来放置火把形状的灯。我拍下照片给某人看,他回复说:“你莫非进了一家黑店?”这“黑店”的外墙上爬满绿色藤蔓,细看原来是葡萄藤,藤上结着串串青色的小果。在店门口种葡萄真是神来之笔。

上发表文章赞扬我们,赵丹老师上台祝贺演出成功时,握住我的手说:“功夫不错啊!”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1964年,上影决定要把话剧《年青的一代》搬上银幕,我被挑上扮演男主角烈士遗孤林育生。由于舞台上已演出过,所以进入电影厂拍摄也还顺利,可到了关键时刻出状况了,在拍摄全剧最核心的重场戏,林育

师者如光

达式常

生痛读遗书时声泪俱下的激情没能出现,为了让我们酝酿情绪,导演命令关灯,黑暗中我更感到孤独难耐,整个摄影棚的人都在等待我,看着我,压力很大。这时,凌之浩老师悄悄坐到我身边,轻轻地对我说:“这种事情在拍摄现场经常发生,杂念越多,戏越是出不来。”他慢慢引导我平复心情,“‘育生’就是‘狱生’,你是在监狱中生的,母亲在牺牲前给你留下了这遗书,殷切希望你长大后听党的话,跟党走,千万不能忘本……”说着说着,凌老师不能自己,我也被感染激动了起来,才完成了这场戏的拍摄。在我最困难痛苦的时候,是凌老师帮我渡过了这一

夜光杯



云霞蔚

(中国画) 张恒烟

散文大家秦牧先生出身广东的华侨家庭,长期担任广东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而他在1978、1979年因为工作原因,在北京居住生活过两年,再加上以往他有十次以上到北京出差开会,为此写过不少与北京有关的散文,

秦牧写北京

侯磊

并于1982年3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北京漫笔》一书,收入《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中。该书是一个深蓝色封面的小本本,封面图是以北京电报大楼、长安街街灯等元素为原型,作者署名处用的是秦牧的签名,十分精致雅观。其中不仅有秦牧的代表作《社稷坛抒情》,还有《北京春节》《北京花房》《谈北京药材铺》《天坛幻想录》《闹市观灯记》等。

这本小书写作的时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书中文章的落款时间为20世纪50—70年代,最多的是1978年、1979年,最晚零星的一篇不过1980年、1981年,也就是具体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这一时间春回大地百废待兴。另一方面,秦牧写北京的视角十分独

关,我感激不尽。

上影演员剧团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师者如光,微以致远”,我就是在“师者如光”中成长起来的,我深深地感恩。2021年的金秋,我去了北京布加里老师和他的丈夫王力先生(王老师曾担任电影专科学校的常务副校长)合葬在长城脚下的新四军墓园里祭拜,我和布老师的家人捧上鲜花,点上一炷香,把同学们各自的录音一一放给他们听,墓园十分安静,声波随风缓缓传送,我相信远在天堂的老师一定能听到学生们深切的思念,听到这些年学生们所做出的成绩,我坚信老师会喜笑颜开的。

今年也是凌之浩老师诞辰百年,上海电影家协会和上影演员剧团联合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大家围坐在一起,回顾凌老师生前在影视剧及表演教育事业上的成绩,赞美他的高尚人格,重现老师在各个时期的音容笑貌,给人以极大的温暖。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

上影演员剧团是我永远的家。如今每次走进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的大门,总是能带给我沉甸甸的回忆。

每年教师节,我都会打开鲁迅夫人许广平给我母亲颜逸清的题词,鲁迅之

子周海婴赠送我母亲的照片、贺卡以及师生的“两地书”,它们记叙了许广平与母亲、母亲与海婴在抗战初期缔结并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代师生情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中毕业的母亲先后加入了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教社和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妇女社,参加进步刊物《上海妇女》半月刊的采编发行并结识了编委许广平。时值鲁迅先生逝世第二年,海婴入读小学二年级,由于自幼体弱多病,时常哮喘发作缺课缺考,其时再次辍学在家。许广平焦急万分,出于对

特。他在此书《后记》中写道:

我们这些来去匆匆的旅客,写出自己对于北京某些事物的观感,也有一些是“北京通”们所不写的。对北京好些事物,我们有着强烈的新鲜感受和探索的激烈兴趣,但是那些事物,在“老北京”看来,倒是平平常常,因而无意着笔。这就使得常川往来的旅客笔下的北京,和“北京通”笔下的北京,比较起来,可能另有一番韵味了。

这一点说得非常精确,例如秦牧先生写长安街的街灯,是“灯光的交响乐”;写北京春节的菜市,特别感慨北京的柿子椒、萝卜个头巨大,且冬菜价非常之贵,读来令人感慨唏嘘。秦牧先生笔下那个年代,北京冬天除了萝卜白菜,几乎什么都没有,买黄瓜、西红柿稍微晚点去就没了,确实是又小又贵,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蔬菜大棚。

秦牧写到了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王府井书店排队买书,早晨在公园里打太极拳,胡同里的居民为人热情指路。而他重点所写的,是北京之新,北京之变,以及北京的生活细节。北京之新,指

母亲为周海婴补习

朱家德

我母亲的了解与信任,想请她上门担任海婴的家庭教师。母亲一向钦佩崇敬鲁迅先生,尊许广平为师长,非常时期能为鲁迅后代的启蒙教育尽些微力,分解许先生的燃眉之急,母亲感到十分荣幸,不假思索地允诺下来。自此(1938年春)至1941年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早晨、上午和晚上,母亲穿梭于浦东大厦三、四、五层,为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及中华义校的学生授课,打理上海妇女社的出版发行事务,午后即匆匆赶往淮海中路淮海坊64号,给海婴教授国语、算术、美术等课程,风雨无阻历时3年多。

母亲为海婴度身定制了辅导方案,第一年主要是补习国语、算术,兼教劳作和常识课。国语课包括写作、读法(阅读)和写字(书法),劳作课包括美术与手工。前一门课中,母亲最为看重的是写作,除了按照课本内容和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地教他认识单词、诵读课文、抄写背默外,还从鲁迅的散文中精挑细选了几篇作为补充教材,给他一一讲解,叫他朗读领悟。她特别要求海婴加强造句训练,每日从所教课文中勾出新单词、新词组不少于10个,作为造句作业,第二天交她批改,表达准确的打上红钩,用词不当的退回重做。从三

过去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北京之变,指每次来北京都有巨大的变化,一幢幢现代建筑拔地而起,人们的观念也在日日新;而生活细节,则是秦牧写到北京的各种梨子,鸭梨、苹果梨、红肖梨、酥梨、蜜梨、酸梨;药铺里的白花蛇、蜈蚣干、海龙、海马;甚至写到北京的大海茄——一种黑紫油亮的大个儿圆茄子,作者都有细心的描绘,也可见秦牧先生是位很细腻、很生活化的人。



秦牧比孙犁和杨朔小六岁,比杨沫、梁斌小五岁,比严文井、马识途小四岁,比刘白羽小三岁,比汪曾祺大一岁,现在与他同一辈分在世者,只有马识途先生了,他的散文可以算是民国和新时期之间小品文的接续,是上世纪50—70年代散文的代表。秦牧先生写北京,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他继承了多重文风,是散文作家中的一代典范。

秦牧比孙犁和杨朔小六岁,比杨沫、梁斌小五岁,比严文井、马识途小四岁,比刘白羽小三岁,比汪曾祺大一岁,现在与他同一辈分在世者,只有马识途先生了,他的散文可以算是民国和新时期之间小品文的接续,是上世纪50—70年代散文的代表。秦牧先生写北京,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他继承了多重文风,是散文作家中的一代典范。

减字木兰花·白露

松庐

檐稀燕迹。岁岁露从今夜白。树歇蝉吟。烟起林坳野气深。竹侵凉月。似有清音幽涧咽。客倦秋灯。独向寒江听雁声。

组起步,逐步过渡到成语造句。海婴对此很有兴趣,进步

也挺快,大部分造句用词恰当语句通顺。海婴告诉老师,他一年级时曾向妈妈讨过一册硬皮日记本,想学爸爸那样记日记,每天把大小事情都写下来,无奈那时刚上学,识字太少,往往咬了半天铅笔尖也写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很是灰心丧气,记了没几天便中断了。我母亲听闻,当即要求他把那本日记本找出来,重新开始记,哪怕一天只写一两句,或者报流水账都可以,但必须持之以恒,每个礼拜交给她批改一次。除了记日记,母亲不久又布置他写周记,学着将一周来做了些什么,概括地记下来。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和遣词造句的熟练,海婴写日记、记周记的兴趣越来越浓,内容越来越丰富,语句也越来越流畅。海婴去世后,鲁迅难掩老来得子的欣慰之情,给北平的老母去信时,常会提到海婴生病、痊愈、顽皮、纠缠、读书和考试等情况。海婴上学后,鲁迅写信时还会吩咐他也给老母涂上几笔。母亲十分赞赏鲁迅的这一做法,认为是训练幼童习作的一个好方法,故将给老母写信也作为课外作业布置给海婴,除了问候请安外,还要他禀报老太太最关心的学习和身体近况,并耐心教他掌握正确的书信格式,抬头、结尾、落款、语气、措辞等等,都要符合规矩,还叮嘱他落笔前须打草稿,给老师过目后,再誊抄清楚交给妈妈邮寄。海婴交上来的信稿,母亲不仅逐字修改,还给出上分数,调动了他的积极性,更给思孙心切的老祖母以莫大的安慰。

母亲给海婴授课时,许广平只要没有外出,有时会坐在一旁含笑不语,边打毛线边默默注视着师生俩的教学互动,实在太疲倦了,就靠在床头打个盹。更多的时间是在隔壁房间里埋头整理鲁迅的书信手稿,或者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或朋友。为了答谢我母亲,许广平曾多次将自己编织的毛衣相赠,她还在我母亲的签名册上题词:“逸清先生,请不要信旧礼教的墨守者,请不要做新时代的点缀者”。谆谆的告诫,殷切的叮嘱,母亲铭记了一辈子。

母亲给海婴授课时,许广平只要没有外出,有时会坐在一旁含笑不语,边打毛线边默默注视着师生俩的教学互动,实在太疲倦了,就靠在床头打个盹。更多的时间是在隔壁房间里埋头整理鲁迅的书信手稿,或者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或朋友。为了答谢我母亲,许广平曾多次将自己编织的毛衣相赠,她还在我母亲的签名册上题词:“逸清先生,请不要信旧礼教的墨守者,请不要做新时代的点缀者”。谆谆的告诫,殷切的叮嘱,母亲铭记了一辈子。

母亲给海婴授课时,许广平只要没有外出,有时会坐在一旁含笑不语,边打毛线边默默注视着师生俩的教学互动,实在太疲倦了,就靠在床头打个盹。更多的时间是在隔壁房间里埋头整理鲁迅的书信手稿,或者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或朋友。为了答谢我母亲,许广平曾多次将自己编织的毛衣相赠,她还在我母亲的签名册上题词:“逸清先生,请不要信旧礼教的墨守者,请不要做新时代的点缀者”。谆谆的告诫,殷切的叮嘱,母亲铭记了一辈子。

母亲给海婴授课时,许广平只要没有外出,有时会坐在一旁含笑不语,边打毛线边默默注视着师生俩的教学互动,实在太疲倦了,就靠在床头打个盹。更多的时间是在隔壁房间里埋头整理鲁迅的书信手稿,或者接待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或朋友。为了答谢我母亲,许广平曾多次将自己编织的毛衣相赠,她还在我母亲的签名册上题词:“逸清先生,请不要信旧礼教的墨守者,请不要做新时代的点缀者”。谆谆的告诫,殷切的叮嘱,母亲铭记了一辈子。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